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先秦經籍考

(日)內藤虎次郎等・著

江俠庵・編譯

先秦經籍考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（上海）

(日)内藤虎次郎等・著

先秦經籍考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老子原始

武內義雄著

第一章 老子傳

一 史記老子傳之校定

晉宋以後。記老子之事跡者。多涉於神仙怪誕之詞。或襲化胡之虛傳。不可輕信也。反之。史記老子傳。成於漢初。敘述亦質實。爲後世學者之所考信。然其書傳世年遠。經後人之轉寫改刻。不知幾次。加以後世注釋家。師其成心。而勇於改竄者。亦不知幾何。然則讀史記者。不可不先對照異本。參互考證。以求其至當之歸。固不在論。

李唐以前。解史記之書。其有名可考者。凡十五家。有十九種。如左。

史記音隱五卷。

孔安國後序。晉陸倕作序。唐陸德明作序。宋陸德明作序。乃有字之說。

宋徐廣史記音義十三卷。

宋陸倕後序。正義及兩唐志。並十三卷。

裴駰史記集解八十卷。

唐陸德明後序。日本及兩唐志。並八十卷。

諸子類。老子原始

一百九十七

又史記音義。

宋羅振序，長四百卷，音義，前代久已散亡。

梁都隨生史記音義三卷。

唐志：日本現在有，並著錄。但唐志：隨生，作郡縣生。

隋柳顧言史記音解三十卷。

宋羅振序，隋志：此書。

唐許子儒注史記一百三十卷。

唐志：此書。

以上八種並見索隱序。

又史記音三卷。

見新唐志。

劉伯莊史記音義二十卷。

唐志：日本現在有，見索隱序。

又史記地名二十卷。

王元峻注史記一百三十卷。

徐堅注史記一百三十卷。

李鎮注史記一百三十卷。

唐志：此書。

又義林二十卷。

四十八 陳伯宜注史記一百三十卷。貞元中上元

司馬貞史記索隱三十卷。貞元中

張守節史記正義三十卷。

裴安時史記纂訓二十卷。

以上九種並見新唐志。

以上十九種。其大部分。夙已佚亡。今所存者。不過裴駰、司馬貞、張守節三家。

裴駰字龍駒。河東聞喜人。宋太中大夫裴松之之子也。本徐廣所作史記音義。纂取經傳百家之言。及先儒之說。又臣瓚漢書音義。無名氏讀書記音義之類。著集解八十卷。其書記於索隱後序云「注本合爲八十卷。」則當初以注文散入於本文中者可知。

司馬貞兩唐書均不爲立傳。然據索隱序前之題銜。知其爲河內人。官朝散大夫。國子博士。弘文館學士。清儒錢大昕曰。考唐書劉知幾傳。稱開元初。劉知幾議廢孝經鄭氏學。易子夏傳。老子河上公注。當存古文孝經。及易王弼學。時博士司馬貞駁其言。據此則司馬貞在開元初爲博士。可以

殷明又神龍以後。因避孝敬皇帝諱。改稱弘文館曰昭文館。或曰修文館。至開元七年。始再用舊名。由此則貞爲弘文館學士。當在開元七年以後。又索隱高祖本紀。母曰劉嫚之下。引「近有人云。母溫氏。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。其字分明作溫字。云「母溫氏。」貞與賈膺復按復當作福徐彥伯。魏奉古等。執對云云。」從賈膺復。徐彥伯之年世推之。可證貞比張守節爲前輩也。（以上十駕齋養新錄）余亦按張氏正義稱。開元二十三年。勅以老子莊子傳。并於列傳之首。置於夷齊之上。云。索隱猶守其舊次。不從玄宗新定之序。是索隱之完成。已暗示在開元勅令之前。則貞索隱之脫稿。不能不在開元七年以後。至二十三年以前之十餘年間。其書三十卷。唯標出所須注解之文句。而解釋其下。不全舉其本文。雖然。以其標出之文字。而對照於集解本。間有異同。據索隱序。貞初就張嘉會學史記。後當草索隱時。集成徐廣。鄭師生。柳顧言等諸說。而參考劉伯莊之音義。猶據裴駰本爲主。在補史記序。已明言之。則索隱本與集解本之闕一致。是當時集解本中。有異本可知。

張守節始末亦不詳。雖然。據正義之題銜。官至諸王侍讀。率府長史。據序。其書成於開元二十四年八月。在索隱之後。正義三十卷。今其原形。雖不可見。據其卷數而推之。亦不全舉經文。惟摘字

加解。如索隱本者可知。

以上之注。北宋以前。各爲別行本而流傳。不僅其注義之有異。其所據本文。亦有不同。南宋以後。併三注散入於同一本文之下。而合刻之。學者皆喜其便。由此三家單行之書。傳者頗少。三本異同。至於不可復明。蓋三家之注釋中。備具其本文者。只集解本。三注合刻本之本文。亦大略據集解本。問有本於索隱正義之解釋。而改易其本文者。從而三注合刻本。非純然之集解本。亦非索隱本。亦非正義本。可謂別出之新定本。是三注合刻本。既非史記之舊形。讀史記者。不可不比較三注別行之本而考究之。固不在論單正義本。現已無存。今唯以單集解本。（景劉氏百衲本史記。王氏讀書記所引本。及汲古閣本。）與單索隱本。（汲古閣本。及廣雅本。）對照於三注合刻本。（據劉刻王震澤本。）而條舉其異同耳。

（一）單集解本。（百衲本及汲古閣本。）與單索隱本。老子。莊子。申子。韓非子合傳。惟老子韓非列傳第三。王震澤本。老莊二子之傳。與伯夷傳合。在列傳之首。題曰老子伯夷列傳第一。按震澤本。篇題之後。引正義曰。『老子莊子。開元二十三年。奉勅升爲列傳首。處夷齊上云云。』其下隔

一圖有「今依正義本」五字。蓋圈下五字。是三注合刻者之文。震澤本之篇次題目。可謂依正義本而定者。從而單集解本。與單索隱本之篇次。及題目。皆與震澤本不同。二本既與正義本示異。正義本之篇題。從開元詔勅而定。已非史記之原形。反之。單集解本。及單索隱本之篇題。與太史公自敘之記事一致。當是史記之原形。

(二) 姓李氏。名耳。字伯陽。諡曰聃。上列云云。是震澤本之文。單集解本亦同。單索隱本。但標出「名耳字聃」四字。其下注曰。「按許慎云。聃耳曼也。故名耳字聃。有本字伯陽。非正也。」次出「姓李氏」三字。其下又施注。是索隱本經文。但作「名耳。字聃。姓李氏。」則是表示無「伯陽諡曰」四字矣。按陸氏釋文。後漢桓帝紀注。及文選遊天台山賦注。所引史記之文。與索隱本合。此當爲隋唐舊本之原文。清儒梁玉繩。證先秦古書。無稱老子爲伯陽者。而疑震澤本之文。(史記志疑)王念孫據文選反招隱詩注。引史記云。「老子名耳字聃。」其下更引列仙傳曰。「李耳字伯陽。」據此則震澤本作字伯陽。諡曰聃者。乃衍列仙傳之文也。(讀史記雜志)王說可從。然則此條震澤本與單集解本。乃後人之所妄竄。當從索隱本。而是正之。雖然。索隱注既言「有本字伯陽。」

則在唐代時。已有別本如震澤本者。決不容疑。想唐以前之集解本。是有二種經本。據索隱之集解本。是無伯陽陞曰四字。而別本集解。已有以入此等之句者。

(三) 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。或云二百餘歲。以其修道而養壽也。

震澤本以右之二十三字。置於老萊子至孔子同時云之後。自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。而史記周太史儋之前。單集解本亦同。單索隱本標「蓋老子百六十有餘歲」九字。在「始秦與周合五百歲而離」之句之後。其下注云。「此前古好事者。援外傳以老子生年。至孔子時。故百六十歲。或言二百歲者。即以周太史儋爲老子。故二百歲也。」蓋索隱之意。謂太史公記老子百六十有餘者。以老子比孔子爲先輩。及孔子時。已百六十有餘歲。又云二百歲者。視老子與太史儋。同是一人也。果然。據其標出之前後。及考其註意。則索隱本於此二十三字。不能不在太史儋見秦獻公一段之後。而自其文脈察之。索隱本實侵於集解本。又震澤本及單集解本。作百有六十餘歲。索隱標出之文。作百六十有餘歲。是亦索隱本似有較侵之處矣。

(四) 始秦與周合而離。離五百歲而合。離七十歲。而霸王者出焉。有是震澤本之本文。單索

隱本。標出「始秦與周合。五百歲而離」十字。其下注曰。「按周秦二本紀。並云。始周與秦國合而別。別五百歲又合。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。然按此作焉與此傳離合反正。按反正當尋其意義。亦豈不相違也。」雖然。震澤本之本文。與周秦二本紀全同。不可謂離合相反。清儒王念孫。據宋本此文。作「始秦與周合。合五百歲而離。離七十歲。而霸王者出焉。」索隱本之本文。當同於宋本。其所標出十字。在合字之下。五百歲之上。當是脫去一合字云。（讀書雜誌四之三。）按王氏所引宋本。後歸於吳荷屋所藏。乃單刻集解本與筆刻索隱本所合而成一部者。今所引者。與鐵琴銅劍樓所藏宋刊單集解十四行本一致。則吳荷屋本之老子傳。亦當爲單集解十四行本。至於百納本所收單集解十行本。與汲古閣刊集解本。及震澤本一致。而與王氏所引者不一致。是北宋時單集解本有二種之系統而相差之明證。而此相差。亦淵源於唐代者。則索隱所據之集解本以外。當別有異本之單集解本。然而此處。裴駰集解與周秦二本紀。若然無差。則裴駰所見之本文。如十行本及王震澤本所寫。而司馬貞所依之集解本常有誤。

（五）李耳無爲自化。清靜自正。

右十字。諸本皆在老子傳末。但索隱標出此十字。在「宗子注」「玄孫假。」及「續儒學」此三項之前。於其標出之前後而想像。則索隱本此十字。置於老子子孫之前。於其下又有注云。「此太史公因行事。於當篇之末。結以此言。亦是贊也。」等語。由此觀之。則似亦在傳末矣。按索隱後序稱。司馬真。初以褚少孫補史記之謬。而欲改正之。具有補史記之殘缺。並注史記之志。及其成功有半。乃改方針。專爲注釋。摺音義。作述贊云云。現今索隱之半。當是第一。次注述已了之後。當從第二次方針。而附加音注者。此條出十字之後。其下三項。皆僅記其音而已。由此一點考之。皆是第二次注解時。附加之音注。而第一次注述。則終於此十字。果然。則此十字。疑是索隱本傳末之文。但此十字。已見於太史公自敘中。恐是後人舉自敘之語。記於行間欄外。迨誤而入本文者。當爲太史公原書之所無。

以上用單集解本、及單索隱本、而校讀三注合刻本、所得異同之大略也。試由此以訂正今本史記之文如左。

老子者。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。名耳。字聃。姓李氏。周守藏室之史也。以上第一

孔子適周。將問禮於老子。老子曰。子所言者。其人與骨。皆已朽矣。獨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時則錫。不得其時。則蓬累而行。吾聞之。良賈深藏若虛。君子盛德。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驕氣與多欲。態色與淫志。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。若是而已。孔子去。謂弟子曰。鳥吾知其能飛。魚吾知其能游。獸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爲罔。游者可以爲綸。飛者可以爲矰。至於龍。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。吾今日見老子。其猶龍邪。以上第二段

老子脩道德。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。居周久之。見周之衰。適遂至闕。闕令尹喜曰。子將隱矣。強爲我著書。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。言道德之意。五千餘言而去。莫知其所終。以上第三段

或曰。老萊子。亦楚人也。著書十五篇。言道家之用。與孔子同時云。以上第四段

自孔子死之後。百二十九年。而史記周太史儋。見秦獻公曰。始秦與周合而離。離五百歲而復合。合七十歲。而霸王出焉。或云儋卽老子。或曰非也。世莫知其然否。蓋老子百六十有餘歲。或言二百餘歲。以其脩道而養壽也。以上第五段

老子隱君子也。老子之子名宗。宗爲魏將。封於段干。宗子注。注子宮。宮玄孫假。假仕於漢。舉

文帝而假之子解。爲膠西王卬太傅。因家於齊焉。以上第六段。

世之學老子者。則繡儒學。儒學亦繡老子。道不同不相爲謀。豈謂是邪。以上第七段。

依右所訂正。刪衍文者二。正錯簡者一。正顛倒者一。余因此想能略復太史公之舊也。據右所證正。老子傳略得區分爲六段。第一段敘老子之姓氏生地。第二段記孔子問禮之事。第三段述老子西游及著書之事。於第四段。插敘老萊子之傳。於第五段。敘太史儋之事。論老子之年壽。第六段。列舉老子之子孫。至第七段。述儒道兩家之關係。而爲結末。（譯者按。刪衍文者二。謂刪去「伯陽諡曰」四字。及「李耳無爲自化。清靜自正」十字。正錯簡。謂「蓋老子百六十有餘歲」以下二十三字。在自孔子死之後一句之前者。今移於世莫知其然否之後。正顛倒者一。即從澤本作「離五百歲而合。離七十歲」句。改爲「合七十歲」。）

二 史記老子傳之批判

以上訂正史記老子傳之錯誤既終。茲當批判其內容。老子傳中記事尤詳者。爲孔子問禮一段。此事亦見於孔子世家。試摘錄其要如下。

孔子年十七。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。誡其嗣懿子曰。孔丘聖人之後。雖不當世。……必有達者。今孔丘年少好禮。其達者歟。吾即沒。若必師之。及釐子卒。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。
(中略)魯南宮叔言魯君曰。請與孔子適周。魯君與之一乘車。兩馬。一豎子。俱適周問禮。蓋見老子云。辭去。而老子送之曰。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。仁者送人以言。吾不能富貴。竊仁人之號。送子以言。曰聰明深察。而近於死者。好議人者也。博辯廣大。危其身者。發人之惡者也。爲人子者。毋以有己。爲人臣者。毋以有己。

右孔子世家之文中。錄老子之語。與老子傳不同。蓋老子傳。錄初見時之言。世家記離別之辭。似兩兩相問。以盡禮之始終者。雖然。此等記事。確得爲信史否乎。不可不據太史公採用資料之價值如何。而判斷之。世家敘禮之因緣。先記魯南宮敬叔。懷其父孟釐子之遺言。而師事孔子一事。次記南宮敬叔。爲孔子說魯君。請車馬豎子俱與適周一事。按孟釐子遺言於其子。使師事孔子。雖見於左氏春秋。據崔述稱。昭公二十四年。孟釐子始卒。敬叔在襄經之中。不應適周。敬叔以昭公十二年生。至是年僅十二。亦不能從孔子適周。且敬叔豈無車馬豎子者。而必待魯君之與之。崔述洙四

由是觀之。則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云云。史記之記事不可信。又世家所錄老聃之言。「吾聞富貴送人以財。仁者送人以言。」在晏子春秋雜上。晏子送曾子曰。「君子贈人以軒。不若以言。」（說苑雜言篇。及家語六本篇。並載此事。軒字作財。）與說苑雜言篇所稱「子路將行。辭於仲尼。仲尼曰。贈汝以車乎。以言乎。子路曰。請以言。」相似。蓋是當時贈言者之常語。不必限定爲老聃之言。且案隱標出「送人以財」四字。其下注曰「莊用財作軒」。莊子中。常亦有此記事。從而世家問禮之記事。乃是由合樣左氏春秋。與莊子佚篇而成者。

次檢本傳問禮之記事。其中所有老聃之語。如「良賈深藏若虛。君子盛德。容貌若愚」十四字。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篇云。「良賈深藏如虛。君子有盛教如無」相似。又莊子寓言篇。所謂「大白若虛。盛德若不足」。及老子讓四十一章。「大白若辱。廣德若不足」之句相似。想本傳及大戴禮之語。與莊子及老子之語。意味相同。據莊子則是老聃說楊朱語。今以爲教孔子語。事有可疑。又「去子之驕氣與多欲。態色與淫志。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」二十一字。與莊子外物篇所載老萊子說孔子語。「丘。去汝躬矜。與汝容知。斯爲君子矣。」相似。自其文辭之繁簡察之。則覺外物篇之文。

此本傳爲古。然於彼爲老萊子語。於此爲老聃之言。是可悟也。又本傳孔子稱讚老聃「猶龍邪」一段。與莊子天運篇「孔子見老聃歸。三日不談。弟子問曰。夫子見老聃。亦將何歸哉。孔子曰。吾乃今於是乎見龍。龍合而成體。散而成章。乘乎雲氣。而養乎陰陽。予口張而不能言。予又何規老聃哉。」相似。要之本傳所載老聃之言。是道家者流之慣用常套語。不過爲提倡孔老會見而已。想此等語中。尤古者。爲「君子盛德。容貌若愚」一句。莊子外物篇老萊子之言。「去汝躬矜。與汝容知。斯爲君子矣。」及本傳「去子驕氣與多欲云云。」可爲此一句之說明。從而本傳之記事。以古道家言爲基礎。實假託之寓言耳。果然。則本傳第二段。及世家問禮之記事。不過道家後學。虛造架空之談。並非事實。

本傳第三段。記老子五千文成立之所由。今熟讀老子五千文。其中異辭同意之言。重複者甚多。其文亦不一律。或有似辭賦者。或類箴銘者。或成有韻之章。或爲無韻之文。其所說自相矛盾者亦不少。是豈一人一時之所作哉。當是老子後學道家者流。分爲數派。而此乃會萃各派所傳老聃之言。而成此一書耳。果然。則本傳所記老子西游至關。從關尹喜之請。而著上下五千文之說。其妄